舊唐書/卷12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郭子儀 ◄

舊唐書
卷一百二十一
列傳第七十一　僕固懷恩　梁崇義　李懷光

► 張獻誠　路嗣恭　曲環　進漢衡　楊朝晟　樊澤　李叔明　裴胄

仆固懷恩 梁崇義 李懷光

仆固懷恩

仆固懷恩，鐵勒部落仆骨歌濫拔延之曾孫，語訛謂之仆固。貞觀二十年，鐵勒九姓大首領率其部落來降，分置瀚海、燕然、金微、幽陵等九都督府於夏州，別為蕃州以禦邊，授歌濫拔延為右武衛大將軍、金微都督。拔延生乙李啜拔，乙李啜拔生懷恩，世襲都督。天寶中，加左領軍大將軍同正員、特進。歷事節度王忠嗣、安思順，皆以善格鬥，達諸蕃情，有統御材，委之心腹。及安祿山反，從郭子儀討高秀巖於雲中，破之，又敗薛忠義於背度山下，抗賊七千騎，生擒忠義男，襲下馬邑郡。十五載，進軍與李光弼合勢，及史思明戰於常山、趙郡、沙河、嘉山，皆大破之，懷恩功居多。

肅宗即位於靈武，懷恩從郭子儀赴行在所。時同羅部落自西京叛賊，北寇朔方，子儀與懷恩擊之。懷恩子玢領徒擊賊，兵敗而降，尋又自拔而歸，懷恩叱而斬之。將士懾駭，無不一當百，遂破同羅千餘騎於河上，盡收其器械、駝馬。肅宗雖仗朔方之眾，將假蕃兵以張形勢，乃遣懷恩與燉煌王承寀使於回紇，請兵結好。回紇可汗遂以女妻承寀，兼請公主，遣首領隨懷恩入朝。二年正月，又從子儀下馮翊、河東二郡。走偽將崔乾祐，又襲破潼關。賊將安守忠、李歸仁自京率眾來援，苦戰二日，官軍敗績。懷恩退至渭水，無舟楫，抱馬以渡，存者僅半，乃奔歸子儀於河東，整其餘眾。四月，子儀赴鳳翔，李

歸仁以勁卒五千邀之於三原北。子儀窘急，使懷恩及王升、陳回光、渾釋之、李國貞等五將伏兵於白渠留運橋以待之，賊至伏發，歸仁大敗而走。又從子儀戰於清渠，不利，歸於鳳翔。及回紇使葉護、帝得數千騎來赴國難，南蠻、大食之卒相繼而至。肅宗乃遣廣平王為元帥，以子儀為副，而懷恩領回紇兵從之澧水。賊伏兵於營東，懷恩引回紇馳殺之，匹馬不歸，賊乃大潰。日暮，懷恩謂王曰：「賊必棄城走矣，請以二百騎馬追之，縛取李歸仁、田乾真、安守忠、張通儒。」王曰：「將軍戰亦疲矣，且休息，迨明而後圖之。」懷恩曰：「歸仁、守忠，天下驍賊也，聚勝而敗，此天與我也，奈何縱之不取？若使得眾，復為我患，雖悔無及。夫戰尚速，何明日為？」王固止之，令還營。懷恩又固請，往而復反，一夕四五起。遲明諜至，守忠等果逃。又從王大破賊於陝西之新店，收兩京，皆立殊功。以前後功加開府儀同三司、鴻臚卿同正員、同節度副使。十二月，封豐國公，食實封二百戶。

乾元元年九月，遣九節度擊安慶緒於相州。從郭子儀領朔方行營，破安太清，下懷、衛二州，圍相州，戰愁思崗。凡經五月，常為先鋒，堅敵大陣，必經其戰，勇冠三軍。尋充都知兵馬使。及李光弼代子儀，懷恩又副之。乾元二年，進封大寧郡王，遷御史大夫、朔方行營節度。又從李光弼守河陽，破周出，擒徐璜玉、安太清，拔懷州，皆摧鋒陷敵，功冠諸將。其男瑒又以開府儀同三司從將兵於其軍，每深入虜陣，以勇敢聞，軍中號為「鬥將」。

懷恩為人雄毅寡言，應對舒緩，而剛決犯上，始居偏裨之中，意有不合，雖主將必詬怒之。郭子儀為帥，以寬厚容眾，素重懷恩，其麾下皆朔方蕃漢勁卒，恃功怙將，多為不法，子儀每事優容之，行師用兵，倚以輯事。而光弼持法嚴肅，法不貸下，懷恩心憚而頗不葉。上元二年，從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邙山，不利。肅宗以懷恩功高，恩顧特異諸將，至冬，加工部尚書，敕李輔國及常參官送上，太官造食以寵之。

代宗即位，拜隴右節度，未行，改朔方行營節度，以副郭子儀。其秋，上使中官劉清潭請兵於回紇登裏可汗，登裏已為史朝義誘之傾國入塞，眾號十萬，關中騷擾，上使殿中監樂子昂馳於塞上勞之，遇於忻州。先是，肅宗以寧國公主下嫁於毗伽闕可汗，毗伽闕可汗又以少子請婚，肅宗以懷恩女妻之。毗伽可汗死，少子代立，即登裏可汗。登裏立，以懷恩女為可敦。至是，可汗請與懷恩及懷恩之母相見，詔從之。懷恩嫌疑不敢，上因賜鐵券，手詔以遣之，即令其母便發。懷恩與回紇可汗相見於太原，可汗大悅，遂許助討朝義，於是進兵，歷太原、汾、晉，營於陝州以俟期。十月，詔天下兵馬元帥雍王為中軍先鋒，以懷恩為副，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領河東、朔方節度行營及鎮西、回紇兵

馬赴陝州，並令諸道節度一時齊進。懷恩與回紇左殺為先鋒，觀軍容使魚朝恩、陝州節度郭英乂為後殿，自澠池入；陳鄭節度李抱玉自河陽入；河南副元帥、雍王留陝州。懷恩等師至黃水，賊徒數萬，堅柵自固。懷恩陣於西原上，廣張旗幟以當之，命驍騎及回紇之眾傍南山出於東北，兩軍舉旗內應，表裏擊之，一鼓而拔，賊死者數萬。朝義領鐵騎十萬來救，陣於昭覺寺，賊皆殊死決戰，短兵既接，相殺甚眾。官軍驟擊之，賊陣而不動。魚朝恩令射生五百人下馬，弓弩亂發，多中賊而死，陣亦如初。鎮西節度使馬璘曰：「事急矣！」遂援旗而進，單騎奔擊，奪賊兩牌，突入萬眾之中，左右披靡，大軍乘之而入，朝義大敗，斬首一萬六千級，生擒四千六百人，降者三萬二千人。轉戰於石榴園、老君廟，賊黨又敗，人馬蹂踐，填於尚書谷，朝義輕騎而走。懷恩乃進收東京及河陽城，封其府庫，偽中書令許叔冀、王伾等，承制釋之，悉皆安堵。

懷恩留回紇可汗營於河陽，乃使其子右廂兵馬使瑒、北庭朔方兵馬使高輔成以步軍萬餘眾乘勝逐北。懷恩常壓賊而行，至於鄭州，再戰皆捷；進至汴州，偽節度張獻誠開門降；又拔滑州，追破朝義於衛州。偽睢陽節度田承嗣、李進超、李達盧等兵馬四萬餘眾，又與朝義合，據河來拒。瑒連盤濟師，登岸薄之，賊黨悉奔，長驅至昌縣東。朝義率魏州兵馬來戰，又敗走，達盧來降，賊徒震駭。於是相州偽節度薛嵩以相、衛州、洺、邢、趙降於李抱玉、高輔成、尚文恕；偽恆陽節度李寶臣以深、恆、定、易四州降於河東節度辛雲京。朝義至貝州，又與偽大將薛忠義兩節度合。瑒至臨清，懼賊氣盛，駐軍以俟變。朝義領眾三萬並攻具來攻，瑒令高彥崇、渾日進、李光逸等設三伏以待之，賊半渡，伏發，合擊而走之。其時回紇又至，官軍益振，瑒卷甲馳之，大戰於下博縣東南。賊背水而陣，大軍沖擊而崩之，積屍擁流而下。朝義又走莫州。於是河南副元帥都知兵馬使薛兼訓、兵馬使郝廷玉、兗鄆節度使辛雲京會師於下博，進軍莫州城下。朝義與田承嗣頻出挑戰，大敗而旋，臨陣殺其偽尚書敬榮。朝義懼，自分萬餘眾投歸義縣，留承嗣守城。於是淄青節度侯希逸繼諸將同為攻守，凡月餘日。瑒與高彥崇、侯希逸、薛兼訓等以眾三萬追及朝義於歸義縣，交鋒而賊潰。屬幽州節度使李懷仙送降款，瑒頓兵於其境，遣懷仙分兵追躡。二年三月，朝義至平州石城縣溫泉柵，窮蹙，走入長林自縊，懷仙使妻弟徐有濟傳其首以獻。又降田承嗣之軍，河北悉平，懷恩乃與諸將班師。

先是，去冬郭子儀以懷恩有平定河朔之功，讓位於懷恩，遂授河北副元帥、尚書左僕射、兼中書令、靈州大都督府長史、單于鎮北大都護、朔方節度使，仍加實封四百戶，通前一千戶。春，又加太子少師，充朔方都知兵馬使、同節度副大使，食實封五百戶，莊宅各一所，仍與一子五品官。高輔成太子少傅、兼御史中丞，充河北副元帥都知兵馬使，加實封三百戶，仍與一子五品官。高彥崇太子賓客，仍舊朔方右廂兵馬使，實封二百戶，

莊宅各賜一所，與一子五品官。

遂詔懷恩統可汗還蕃，遂自相州西郭口趣潞州，與回紇可汗會，出太原之北。懷恩初至太原，辛雲京以可汗是其子婿，疑其召戎，閉關不報，且懼可汗相襲，不敢犒軍；及還，亦如之。懷恩父子宣力王室，攻城野戰，無役不從，一舉滅史朝義，復燕、趙、韓、魏之地，自以為功無以讓。至是，又為雲京所拒，懷恩怒，上表列其狀，頓軍汾州。會中官駱奉先使於雲京，雲京言懷恩與可汗為約，逆狀已露，乃與奉先厚結歡。奉先回至懷恩所，其母數讓奉先曰：「爾等與我兒約為兄弟，今又親雲京，何兩面乎？雖然，前事勿諭，自今母子兄弟如初。」酒酣，懷恩起舞，奉先贈纏頭彩。懷恩將酬其貺，奉先遽告發，懷恩曰：「明日端午，請宿為令節。」奉先固辭，懷恩苦邀之，命藏其馬。中夕謂其從者曰：「向者責吾，又收吾馬，是將害我也。」奉先懼，遂逾垣而走。懷恩驚，遽令追還其馬。奉先使回，奏其反狀。懷恩累奏請誅雲京、奉先，上以雲京有功，手詔和解之，懷恩遂有貳於我。至七月，改元廣德，冊勛拜太保，仍與一子三品、一子四品官並階，仍加實封五百戶。仆固瑒一子五品官，加實封一百戶。仍賜鐵券，以名藏太廟，畫像於淩煙閣。尋以瑒為御史大夫、朔方行營節度。

懷恩以寇難已來，一門之內死王事者四十六人，女嫁絕域，再收兩京，皆導引回紇，摧滅強敵，而為人媒孽，蕃性獷戾，怏怏不已。乃上書自敘功伐，曰：

廣德元年八月二十三日，開府儀同三司、尚書左僕射、兼中書令、朔方節度副大使、河北副元帥、上柱國、大寧郡王臣懷恩，刺肝瀝血，謹頓首頓首上書寶應聖文神武皇帝陛下：臣家本蕃夷，代居邊塞，爰自祖父，早沐國恩。臣年未弱冠，即蒙上皇驅策，出入死生，竭力疆場，叨承先帝報功，時年已授特進。洎乎祿山作亂，大振王師，臣累任偏裨，決死靖難，上以安社稷，下以拯生靈，仗皇天之威神，滅狂胡之醜類。無何，思明繼逆，又據東周，宸極不安，海內騰沸。臣謬承大行皇帝委任，授以兵權，誓雪國仇，以匡時難。闔門忠烈，咸願殺身，野戰攻城，皆先士卒。兄弟死於陣敵，子侄沒於軍前，九族之親，十不存一，縱有在者，瘡痍遍身。況陛下潛龍之時，親統師旅，臣忝事麾下，陛下悉臣愚誠。大行皇帝未捐宮館之時，臣頻立微效，累沾官賞，遂被輔國等讒害，幾至破家，便奪兵權，逾年宿衛。臣雖內省無疚，終懼讒佞傾危，以日繼時，命懸秋葉，至將歸骨泉壤，永謝明時。幸遇陛下龍躍天衢，繼纘鴻業，知臣負謗，察臣丹心，遂開獨見之明，杜絕眾多之口，特拔臣於汧、隴，再任臣於朔方。誠謂遊魂返骸，枯骨再肉，使臣得竭駑蹇之力，效錐刀之功，上答陛下再造之恩，下展微臣犬馬之志。

去年秋末，回紇伏義而來，士庶不知，悉皆驚駭。陛下以臣與其姻婭，令至太原祗迎，一切事宜，許臣逐便處置。遂與可汗計議，分道用兵，克復洛陽，平蕩幽、薊，惟有神策兵馬，頓軍獨住陳留。可汗時在洛陽，即被朝恩猜阻，要為流議，已失蕃情。臣自平賊卻回，天恩又令餞送，臣遂罄竭家產，為國周旋，發遣外蕃，貴圖上道。行至山北，被奉先、雲京共生異見，妄作加諸，閉城不出祗迎，仍令潛行竊盜。蕃夷怨怒，早欲相仇，臣遂彌縫，方得出界。及其祖餞事了，回至太原，臣忝跡鼎司，又承重寄，奉先、雲京曾無禮數，閉關不出相看。臣遂過汾州，休息士馬，凡經數日，不遣一介知聞。自以行事乘疏，恐臣先有論奏，遂乃構其謗黷，妄起異端，扇動軍城，以為設備。又臣從潞府過日，見抱玉只迎回紇，庶事用心，懇稱家資罄於公用，又與臣馬兼銀器四事，臣於回紇處得絹，便與抱玉二千匹以充答贈。今被抱玉共相組織，將此往來之貺，便為結托之私，貴在厚誣，務相傾奪。陛下不垂明察，采聽流言，欲令忠直之臣，枉陷讒邪之黨。臣實不欺天地，不負神明，夙夜三思，臣罪有六：

往年同羅背叛，河曲騷然，經略數軍，兵圍不解。臣不顧老母，走投靈州，先帝嘉臣忠誠，遂遣征兵討叛，使得河曲清泰，賊徒奔亡。是臣不忠於國，其罪一也。臣男玢嘗被同羅虜將，蓋亦制不由己，旋即棄逆歸順，卻來投臣，臣斬之以令士眾。且臣不愛骨肉之重，而徇忠義之誠，是臣不忠於國，其罪二也。臣有二女，俱聘遠蕃，為國和親，合從討難，致使賊徒殄滅。寰宇清平。是臣不忠於國，其罪三也。臣及男瑒，不顧危亡，身先行陣，父子效命，志寧邦家。是臣不忠於國，其罪四也。陛下委臣副元帥之權，令臣指麾河北。其新附節度使，皆握強兵，臣之撫綏，悉安反側，州縣既定，賦稅以時。是臣不忠於國，其罪五也。臣葉和回紇，戡定凶徒，天下削平，蕃夷歸國，使其永為鄰好。義著急難，萬姓安寧，干戈止息，二聖山陵事畢，陛下忠孝兩全。是臣不忠於國，其罪六也。臣既負六罪，誠合萬誅，延頸轅門，以待斧鉞質。過此以往，更無他違。陛下若以此誅臣，何異伍子胥存吳，卒浮屍於江上，大夫種霸越，終賜劍於稽山。唯當吞恨九泉，銜冤千古，復何訴哉！復何訴哉！

且葵藿尚解仰陽，犬馬猶能戀主，臣忝恩至重，委任非輕，夙夜思奉天顏，豈暫心離魏闕，誠恐以忠獲罪，龜鏡不遙。頃者來瑱受誅，朝廷不示其罪，天下忠義，從此生疑。況來瑱功業素高，人多所忌，不審聖衷獨斷，復為奸臣弄權？臣欲入朝，恐罹斯禍，諸道節度使皆懼，非臣獨敢如此。近聞追詔數人，並皆不至，實畏中官讒口，又懼陛下損傷，豈唯是臣不忠，只為回邪在側。且臣前後所奏駱奉先詞情，非不摭實，陛下竟無處置，寵用彌深。皆由同類相從，致蒙蔽聖聰，人皆懼死，誰復敢言！臣義切君臣，志憂社稷，若無極諫，有負聖朝，敢肆愚忠，以幹鼎鑊。況今西有犬戎背亂，東有吳、越不

庭，均、房群盜縱橫，鄜、坊稽胡草擾。陛下不思外禦，而乃內忌忠良，何以混一車書，而使梯航納贐？天下至大，豈可暫輕。

伏承四方敷奏之人，引對之時，陛下皆云與驃騎商量，曾不委宰臣可否。或有稽留數月，不放歸還，遠近之心，轉加疑阻。且臣朔方將士，功效最高，為先帝中興主人，是陛下蒙塵故吏，曾不別加優獎，卻信嫉妒謗詞，子儀先已被猜，臣今又遭毀黷。弓藏鳥盡，兔死犬烹，臣昔謂非，今方知實。且臣息軍汾上，關鍵大開，收馬放羊，曾無守備，分兵數郡，貴免般糧，勸課農桑，務安黎庶，有何狀跡，而涉異端。陛下必信矯詞，何殊指鹿為馬？陛下倘斥逐邪佞，親附忠良，蠲削狐疑，敷陳政化，使君臣無二，天下歸心，則窺邊之戎，不足為患，梗命之寇，將復何憂，偃武修文，其則不遠。陛下若不納愚懇，且貴因循，臣實不敢保家，陛下豈能安國！忠言利行，良藥愈病，伏惟陛下圖之。

臣今戎事已安，糧儲且繼，深願一至闕下，披露心肝，再睹聖顏，萬死無恨。臣欲公然進發，慮恐將士留連。臣今便托巡晉、絳等州，於彼遷延且住，謹遣押衙開府儀同三司、試太常卿張休臧先進書兼口奏事。伏惟陛下覽臣此書，知臣誠懇，特垂聖斷，勿議近臣，待臣如初，浮謗不入，臣當死節王命，誓酬國恩。仍請遣一介專使至絳州問臣，臣即便與同行，冀獲蹈舞軒陛。鄙臣愚慮，不顧死亡，輕觸天威，戰汗無地。

九月，上以回紇近塞，懷恩又與辛雲京有隙，上欲其悔過，推心以待之。恐其不信，詔召黃門侍郎裴遵慶使汾州喻旨，且察其去就。遵慶即至，懷恩抱其足號泣而訴，遵慶因宣聖恩優厚，諷令入朝，懷恩許諾。副將范志誠說之曰：「公以讒言交構，有功高不賞之懼，嫌隙已成，奈何入不測之朝？公不見來瑱、李光弼之事乎！功成而不見容，二臣以走誅。」懷恩然之。明日，又以懼死為辭，許令一子入朝，志誠又不可。遵慶復命。御史大夫王翊自回紇使還，懷恩與可汗往來，恐泄其事，乃止之。遂令子瑒率眾攻雲京，雲京出戰，瑒大敗而旋，進圍榆次，朝廷患之。先是，尚書右丞顏真卿請奉詔懷恩，上因以真卿為刑部尚書、兼御史大夫往宣慰之。真卿曰：「臣往請行者，時也；今方受命，事無益矣。」上問其故，對曰：「懷恩阻兵，是其反側明矣。頃陛下避狄於陝郊，臣方責以《春秋》之義，雲寡君蒙塵於郊，敢不恭問官守。當是時也，懷恩來朝，以助討賊，則其辭順。今陛下攘去犬戎，即宮京邑，懷恩進不勤王，退不釋眾，其辭曲，必不來矣。且明懷恩反者，獨辛雲京、李抱玉、駱奉先、魚朝恩四人耳，自外朝臣，咸言其枉。然懷恩將士，皆子儀部曲，恩信結其心，陛下何不以子儀代之，喻以逆順禍福，必相率而歸耳。」上從之。子儀至河中，仆固瑒已為朔方兵馬使張惟嶽等四人斬其首，獻於闕下。懷恩聞之，率麾下數百騎，棄其母，渡河北走靈武。余眾聞子儀到，束甲來奔，歸者數

萬。懷恩至靈武，嘯聚亡命，其眾復振。上念其勛舊，不欲罪功臣，厚撫其家，懷恩終不從。其母月餘日竟以壽終。又遙授太師、兼中書令、大寧王，余並停。

是秋為鄉導，誘吐蕃十萬入寇涇、邠州，祭來瑱之墓，自序云「俱遭放逐」。寇奉天、醴泉，郭子儀拒之而退。永泰元年，上征天下兵以防之。懷恩又糾合諸蕃，眾號二十萬，南犯京師：遣吐蕃之眾自北道先寇醴泉、奉天，任敷、鄭庭、郝德自東道寇奉先、同州，羌、渾、奴剌之眾自西道寇盩厔、鳳翔。朝廷大駭，詔遣郭子儀屯涇陽，渾日進、白元光屯奉天，李光時進屯雲陽，馬璘、郝廷玉屯中渭橋，董秦屯東渭橋，駱奉先、李日越屯盩厔，李抱玉屯鳳翔，周智光、杜冕屯同州。上親率六軍，令魚朝恩屯苑中，下詔親征。懷恩領回紇及朔方之眾繼進，行至鳴沙縣，遇疾舁歸。九月九日，死於靈武，部曲以鄉法焚而葬之。張韶代領其眾，為徐璜玉所殺；璜玉領其眾，又為范志誠所殺，志誠領其眾。回紇進寇涇陽，諸軍堅壁不戰。吐蕃相持二十餘日，又聞懷恩死，與回紇爭長，自相疑貳，莫敢先進，遂大掠居人，焚燒舍宇，驅男女數萬而去，所過踐禾穀殆盡。回紇乃詣子儀降，請擊吐蕃以自效。子儀分兵隨之，大破吐蕃於涇州界。任敷又敗走，羌、渾又多降於李抱玉。

懷恩逆命三年，再犯順，連諸蕃之眾，為國大患，士不解甲，糧盡饋軍，適幸天亡，而上為之隱惡，前後下制，未嘗言其反。及懷恩死，群臣以聞，上為之憫默曰：「懷恩不反，為左右所誤。」其寬仁如此。閏十月，懷恩侄名臣領千餘騎來降。

梁崇義

梁崇義，長安人。以升斗給役於市，有膂力，能卷金舒鉤。後為羽林射生，從來瑱於襄陽。沈默寡言，眾悅之，累遷為偏裨。瑱朝京師，分使諸將戍福昌、南陽。來瑱被誅，戍者皆潰歸。崇義時在南陽，統歸師徑入襄州，與同列李昭、薛南陽相讓為長，不決。諸將請曰：「兵非梁卿主之不可。」遂推崇義為帥。寶應二年三月，崇義殺昭與南陽，以脅眾心，朝廷因授其節度焉。以襄州薦履兵禍，屈法含容，姑務息人也。歷御史中丞、大夫、尚書。遂與田承嗣、李正己、薛嵩、李寶臣為輔車之勢，奄有襄、漢七州之地，帶甲二萬，連結根固，未嘗朝覲，然於群凶，地最褊，兵最少，法令最理，禮貌最恭。其地跨東南之沖，數有王命之所宣洽，故其人知化。所親嘗勸其來朝，崇義曰：「吾本帥來公有大勛庸，當上元中以閹豎讒譖，逡巡稽召，及代宗嗣位，不俟駕行，旋見誅族。今吾釁盈而事久，若之何見上。」

建中元年，淮西節度使李希烈數請興師討崇義，崇義懼，軍旅之事加嚴焉。流人郭昔告其為變，崇義聞之，請罪昔，坐決杖配流，命金部員外郎李舟諭旨以安之。初，劉文喜作難，舟嘗入其城說利害，文喜拘之，會帳下殺文喜而降。四方反側者聞之，謂舟必能覆軍殺將，是以皆惡。及舟至，又勸其入覲，言頗切直，崇義益不悅。二年春，發五使宣諭諸道，而舟復如荊、襄，崇義慮有變，拒境不納，上言「軍中疑懼，請換他使」。由是益不安，凶謀日深，賓僚或有忠言沮勸，多遭傷害。

時群凶方自疑阻，朝廷將仗大信，欲來而安之，以示天下。仍加崇義同平章事，其妻子悉加封賞，且賜鐵券誓之，兼授其裨將藺杲為鄧州刺史，遣御史張著賚手詔征之。崇義益恐怖，使持滿而受命。藺杲奉詔書，又不敢發，馳詣崇義請命，崇義益疑懼，對著號哭，不受詔。由是征四方兵，使希烈統擊之。崇義乃發兵攻江陵，以通黔、嶺，及四望，大敗而歸，遂屯襄、鄧。希烈先發千餘人守臨漢，崇義屠之，無遺噍。既而希烈統大軍緣漢而上，崇義使將翟暉、杜少誠迎戰於蠻水，希烈大破之；復合於涑口，又破之。二將求降，希烈受之，使統本兵入襄陽號令，以安百姓。崇義領親兵老小閉壁，將守者斬關爭出，不可止。其年八月，崇義與其妻投井而死，傳首闕下。其親戚希烈皆戮之，選其嘗從臨漢之役者三千人，悉斬之。

李懷光

李懷光，渤海靺鞨人也。本姓茹，其先徙於幽州，父常為朔方列將，以戰功賜姓氏，更名嘉慶。懷光少從軍，以武藝壯勇稱，朔方節度使郭子儀禮之益厚。上元中，累遷試太僕、太常卿，主右衙兵將，積功勞至開府儀同三司，為朔方軍都虞候。永泰初，實封三百戶。大曆六年，兼御史中丞，間一年，兼御史大夫，加為軍都虞候。性清勤嚴猛，而敢誅殺，雖親戚犯法，皆不撓避。子儀性寬厚，不親軍事，紀綱任懷光，軍中尤畏之，亦稱為理。十二年，以母憂罷職。明年，起復本官，仍兼邠、寧、慶三州都將。德宗即位，罷子儀節度副元帥，以其所部分隸諸將，遂以懷光起復檢校刑部尚書，兼河中尹、邠州刺史、邠寧慶晉降慈隰節度支度營田觀察押諸蕃部落等使。先是，懷光頻歲率師城長武以處軍士，城據原首，臨涇水，俯瞰通道，吐蕃自是不敢南侵，為西邊要防矣。建中初，涇原四鎮節度使段秀實為宰相楊炎所惡，徵為司農卿。上將復城原州，乃以懷光兼涇州刺史、涇原四鎮北庭節度使。時懷光挾私怨，親誅殺朔方舊將溫儒雅等數人，涇州軍士咸畏之。劉文喜因眾不欲，遂以城叛。詔朱泚與懷光將兵討平之，加檢校太子少師。二年，遷檢校左僕射，兼靈州大都督、單于鎮北大都護、朔方節度支度營田觀察鹽池押諸蕃部落六城水運使，實封四百戶。邠寧節度等使如故。

時馬燧、李抱真諸軍同討魏城未拔，硃滔、王武俊皆反，連兵救悅。三年，詔遣懷光統朔方兵步騎一萬五千同討田悅。懷光勇而無謀，至魏城之日，營壘未設，因與滔等大戰於愜山，為滔等所敗。復為悅決水以灌之，諸軍不利，因與燧等退軍於魏縣。尋加同平章事，益實封二百戶。自是與滔等相持不戰。明年十月，涇原之卒叛，上居奉天。朱泚既僭大號，遣中使馳告河北諸帥，懷光率軍奔命。時屬泥淖，懷光奮厲軍士，道自蒲津渡河，敗泚騎兵於醴泉，直赴奉天。前數日，先遣裨將張韶持表封蠟丸隨賊攻城，乘間逾塹，呼城上人曰：「朔方軍使也。」乃以繩引上城而入，比登堞，身中數十矢。時上在重圍中，守拒益急，既知懷光軍至，令張韶號令於城上，人心乃安。懷光又敗泚兵於魯店，泚乃解兵還走入城。

懷光性粗厲疏愎，緣道數言盧杞、趙贊、白志貞等奸佞，且曰：「天下之亂，皆此輩也，吾見上，當請誅之。」杞等微知之，懼甚，因說上令懷光乘勝逐泚，收復京師，不可許至奉天，德宗從之。懷光屯軍咸陽，數上表暴揚杞等罪惡，上不得已為貶杞、趙贊、白志貞以慰安之。又疏中使翟文秀，上之信任也，又殺之。懷光既不敢進軍，遷延自疑，因謀為亂。初，詔遣崔漢衡使於吐蕃，出兵佐收京城，蕃相尚結贊曰：「蕃法，進軍以統兵大臣為信。今奉制書，無懷光名署，故不敢前。」上聞之，遣翰林學士陸贄詣懷光議用蕃軍，懷光堅執言不可者三，不肯署制，詞慢，且謂贄曰：「爾何所能？」興元元年二月，詔加太尉，兼賜鐵券，遣李升及中使鄧鳴鶴賫券喻旨。懷光怒甚，投券於地曰：「凡人臣反，則賜鐵券，今授懷光，是使反也。」詞氣益悖，眾為之懼。時懷光部將韓遊瑰掌兵在奉天，懷光乃與遊瑰書，約令為變，遊瑰密奏之。翌日，懷光又使趣之，遊瑰復奏聞。數日，懷光又使趣遊瑰，為門者所捕。懷光且宣言曰：「吾今與朱泚連和，車駕當須引避。」由是上遽幸梁州。時李晟已移軍東渭橋，懷光復劫李建徽、楊惠元等軍，移於好畤，其下頗多攜貳。先是朱泚甚畏之，至是因欲臣之。懷光虜劫無所得，益疑懼不自安，居二旬，乃驅兵分為部隊，掠涇陽、三原、富平，自同州往河中。神策將孟涉、段威勇自三原擁兵三千餘人奔歸李晟，懷光不能遏。韓遊瑰殺懷光留後張昕，以邠州從順。戴休顏自奉天令於軍曰：「懷光已反。」乃令城守馳表以聞。上於是授遊瑰、休顏節度使。乃除懷光太子太保，罷其餘官，其所管委本軍擇一人功高望崇者統之，皆不奉詔。四月，懷光至河中，遂偷有同、絳等州，按兵觀望。

李晟既收復京師，上遣給事中孔巢父、中使啖守盈持詔征之，懷光素服受命。巢父乃宣言於眾：「太尉軍中誰可領軍事者？」懷光左右皆胡虜，因發怒，亂持兵殺巢父及守盈，自是繕兵益修守拒。上還京師，以侍中渾瑊為河中節度副元帥，將兵討懷光。瑊復破同

州，屯軍不進，數為懷光所敗。時仍歲旱蝗，京師初復，經費不給，言事者多請赦懷光。時河東、節度使馬燧威名素著，乃加燧副元帥，與瑊及鎮國軍節度駱元光、邠寧節度韓遊瑰、鄜坊節度唐朝臣會兵同討懷光。燧率軍拔絳州，至寶鼎，慮懷光西走，唐突京邑，乃舍軍朝京師。既還，與瑊先自河東而降其驍將尉珪、徐庭光，統諸軍以圍河中。貞元元年秋，朔方部將牛名俊斬懷光首以降燧瑊隹刃其弟數人，乃自殺。懷光死時年五十七。尋詔以男一人為嗣，賜莊宅各一所，仍還懷光屍首，任其收葬，妻子並徙澧州。五年，又詔曰：

懷舊念功，仁之大也；興滅繼絕，義之弘也。昔蔡叔圮族，周公封其子於東土；韓信幹紀，漢後爵其孥以弓高。侯君集之不率景化，我太宗存其胤以主祀。詳考先王之道，洎乎烈祖之訓，皆以刑佐德，俾人向方，則斧鉞之誅，甲兵之伐，蓋不得已而用也。曩歲盜臣竊發，國步多虞，朕狩於近郊，指期薄伐，將振昆陽之旅，以興涿鹿之功，征師未達於諸侯，衛士且疲於七萃。而李懷光三軍夙駕，千里勤王，上假雷霆之威，下逐虎狼之眾。議功方始，守節靡終，潛構禍胎，拒違朝命，棄同即異，舍順效逆。為臣至此，在法必誅，猶示綏懷，庶其牽復。而梟音益厲，狺突莫遷，大戮所加，曾無噍類。雖自貽伊戚，與眾棄之，而言念爾勞，何嗟及矣！以其前效猶在，孤魂無歸，懷之怳然，是用悽軫。予欲布陳大惠，冀以化成，保合太和，期於刑措。宜以懷光外孫燕八八賜姓李氏，名承緒，授左衛率府胄曹參軍，承懷光之後。仍賜錢一千貫，任於懷光墓側置立莊園，侍養懷光妻王氏，並備四時享奠之禮。嗚呼！朕實不德，臨於兆人，泣辜宥罪，素誠所志。爾其保姓受氏，宣力承家，勉紹乃考之建國庸，無若爾父之違王命。

初，懷光授首，其子琟、瑗等皆死，唯妻王氏在，故上特舍其死。及是又思懷光舊勛，哀其絕後，乃命承緒繼之。

史臣曰：仆固懷恩、李懷光，咸以勇力，有勞王家，為臣不終，遂行反噬，其罪大矣。然辛雲京、駱奉先、盧杞、白志貞輩，致彼二逆，貽憂時君，亦可謂國之讒賊矣。梁崇義既無令始，又無善終，與妻投泉，何塞其咎。

贊曰：臣之事君，有死無二。懷恩、懷光，凶終一致。崇義多奸，國家所棄。迷而亡歸，自速其斃。

此五代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